

莫给经典简单贴标签

□杜浩

《红与黑》是“凤凰男的逆袭”,《包法利夫人》是“爱慕虚荣的白富美”,《英国病人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“冠冕堂皇给婚外情公然洗白”,《廊桥遗梦》“教唆中年主妇抛弃家庭放飞自我”……最近,打开一些社交网站和视频平台弹幕,类似的“一句话”差评纷纷撞进视野。有网友以不符所谓“道德标准”为由,随意挥舞道德大棒,以简单的情绪宣泄或快餐式评价指摘经典名著及其中人物。这种贴标签式的“差评”,更接近茶余饭后的插科打诨,难觅有理有据的赏析评说。这引发了大量评论纷纷跟进,许多书评人慨叹:这样不经推敲的文字越来越多,真正的文学批评却似乎消失殆尽,情绪化表达挤占了批评空间,这是当下快餐阅读和时代文化浮躁情绪的反映和折射。这种“粗暴贴标签”式误读或歪读,让那些引领审美与思想向更高层次迈进的经典作品陷入狭隘、嘈杂、浅薄的文化尘嚣之中……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,为什么屡屡出现在我们的文化视听空间,甚至成了所谓的文学阅读、文学批评、文学审美的时尚潮流和流行趣味?

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,自

然是经过了世人挑剔的目光,经过了时间的检验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用十四句话从不同维度给经典做出定义,其中提到: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。”由此不难看出经典所蕴藏的思想文化内容之丰厚。既然如此,它怎么会是某些网友轻飘飘的一句差评所能涵盖的呢?其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又怎能以简单的标签下定论?以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《包法利夫人》为例,当包法利夫人自杀时,福楼拜曾悲痛万分地说:“包法利夫人死了!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,没有办法呀!”正是作家笔下深切的同理心,才让他以细腻动人的笔触,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庸悲剧上升到社会批判的高度。然而,当网友用“爱慕虚荣的白富美倒贴男人”调侃戏谑时,完全忽略了对这部经典作品的深入探究。一部小说,如果读者仅仅是举起道德大棒粗暴挥向其中角色,却不能领略文本中人性之复杂、人生之参差百态,那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读懂。

当前,许多人的阅读状态呈现出快餐化、碎片化特质。当人们习惯了在等地铁、等红绿灯的间隙快速浏览一篇篇“10万+”文章时,当更多人盼

望着把信息获取时间从十分钟压缩到一分钟、从一分钟精简到十秒,当“30天学会一门外语”“三节付费课洞悉经典奥妙”的广告满天飞时,慢阅读、深阅读的意愿和耐心遭遇到了极大弱化。

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是对社会、人性的深度探寻与思索,如果只是固守既有认知,不问青红皂白地抵触、驱逐,不假思索地进行“道德诋毁”,也就错过了经典作品中人情世故画卷的丰饶之美。比如,读《包法利夫人》,能看到人性的欲望与脆弱;读《英国病人》,能感受到现实情欲中挣扎的众生相……文学阅读的重要意义,正在于展现人性的丰富性,而不是提供标准答案或标签式判断。

在一切以实用、消费为原则的潮流之下,我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,等待经典需要的审美、道德和心智的成熟,我们的文学口味逐渐滑向肤浅、平庸,体会不到真正的文学带给我们的文字之美、人性之美和世界之美。作家艾略特曾经说过要“纠正读者的鉴赏力”,这在当下仍显迫切——仅仅把经典“拉下神坛”,并不意味着征服了经典的高度;重温经典,还请撕下简单的标签,细细感受文学的肌理与质感。

【读书有感】

纳博科夫在文集中谈道:“我们只要浑身放松,让脊梁骨来指挥,读书的时候我们好像用的是头脑,但真正领略艺术带来喜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,就是脊柱,微微震颤。”用脊椎骨阅读,不过是以最佳的体验,感受作品的肌理与心跳。阅读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奥登随笔集《染匠之手》,我就拥有这种感受,读诗人的散文比读他的诗歌更能感受到其深邃思想和艺术魅力。

“三种令我充满感激的记忆:一个装满书籍的家,一个在外省乡村度过的童年,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导师。”打开这本厚书,扉页上的话,其实就是奥登文学创作的灵感源头。书中收录了他作为牛津大学教授发表的演讲、谈论诗歌的创作以及音乐歌剧的思想笔记和文学评论。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感独树一帜,又充满智慧,启迪心灵,在庞杂而细腻中给人以甘冽的清泉,让人如醍醐灌顶。

每个人的阅读,最初都带有学习或模仿的痕迹,诗人奥登也不例外。最初读劳伦斯,他如数家珍,又陈述自我的成长心路。他先搬出但丁,“我们阅读但丁,读的是他的诗歌而非其中的神学思想,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就曾接触过这样的神学思想”;接着引出劳伦斯,“有一些作家既是艺术家又是使徒,如布莱克或劳伦斯,这使得我们很难对他们的作品做出正确的估量。”然而,劳伦斯崇拜惠特曼,奥登认为,“每个人都身兼公民和朝圣者双重身份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其中一重身份会占据主导,而在劳伦斯身上,朝圣者的身份几乎排挤掉了公民的身份,所以他崇拜惠特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最初,奥登并不喜欢劳伦斯的诗歌,至今仍与其观念针锋相对,但这不妨碍他对劳伦斯的某些诗歌的本质看法,因为,“假使他按照我所赞成的诗歌观点写作,他绝不可能写出这些诗,我必须承认这点。”言外之意是不赞同,却持有一种尊重。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读长篇诗体小说《唐璜》,奥登由此把艺术作品分为四类:“A不会让人感到无聊,却是无聊的作品,例如,贝多芬最后几个四重奏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;B有时候令人感到无聊,却不是无聊的作品,这一类包括威尔第、德加、莎士比亚;C不会让人感到无聊,也不是无聊的作品,这一类包括罗西尼、瑟伯、伍德豪斯;D令人感到无聊,本身又是无聊至极的作品,这种作品压根儿就没人会看,因为太多就不举例,以免得罪人。”在他眼中,《唐璜》属于B。没有丰沛的阅读体验,很难有如此精准的分类。

布罗茨基曾笑称,“奥登的脸必须用熨斗熨平,才能看清楚。这张面孔诗意纵横,大有丘壑之美。”奥登的美,源自驾驭语言的炉火纯青,然后才能创造新奇的隐喻。语言,在奥登那里就是一块具有魔力的飞毯。事实证明,他对语言的敬畏也是无可比拟的。他说,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,母亲则是语言。他进一步强调,“文学上有一种罪恶,我们不能熟视无睹、保持缄默,相反,必须公开而持久地抨击,那就是对语言的败坏……所以,语言一经败坏,作家自己也必定随之败坏。”言辞犀利,却失真。所谓“败坏”,指向自我迷失。当然,关于如何阅读,他也并不吝啬传授,“撇开质量问题,精读少量书籍胜过匆匆浏览大量书籍,这不是拒绝畅销书,时尚与势利也是有价值的,可以防御文学上的消化不良。”言外之意是说,把畅销书视为理解经典书籍的阶梯,以帮助我们理解和介入。

像奥登那样去阅读,不是说简单地模仿或复制,像他那样成为一名诗人,而是说我们要学会敬畏语言,以兴趣为索引阅读经典,并崇尚最笨拙的方式,放慢速度,精准发力。就像奥登所信奉的观点,“二十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公元前二十世纪并没有多少差别:几乎一切依然需要手工完成。”所以,他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,宁可把论文删减成笔记,逐篇逐字地阅读。所以,他讨厌打字机而钟爱诗歌手稿。这就是奥登,“染匠之手”也有匠心之意,告诉我们要回归本质、远离功利,过一种简朴而纯粹的生活。其实,他的生活态度就是他的阅读态度,因为,要怎么阅读,就怎么活,一个人的阅读方式就是一个人的活法。

都市剧缘何套路成灾

□阿希

套路之于国产剧,并非新鲜话题。这些年,荧屏上的套路也随着题材的更新不断翻新。去年起,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国产剧中的绝对主流,新套路也相伴而来。只不过,相较于早年编剧套路往往体现在细节上,时下的都市剧套路更多是体现在结构上,整个情节线的推进几乎就是由一个个套路连接而成。

早年,曾有一份“编剧套路帖”被广为转载,成为笑谈。帖子中盘点了50个国产剧中的常见套路,包括“女儿永远和妈妈年轻时长得一样”“男女主角摔了一跤就亲上了”“植物人躺在床上要醒时总是先动手指”等等。今年初,演员张卫健总结古装剧套路的演讲视频被网友挖掘出来,登上热搜。“英雄救美桥段中,女主角会被男主角从空中接住,旋转着慢慢落地,最后如同探戈舞蹈般,搂着腰来一个深情对视”“女主角和男主角逃命时,一定会崴脚”……张卫健口中的种种细节套路,引发热议。

几个月前,有媒体以当时热播的12部都市题材剧为样本,总结出了异国相遇、见面互怼、冥冥之中有关联、失去工作、去机场追机、异国重逢、前任危机等十种常见套路。有趣的是,这份几个月前整理出来的套路集锦,一经串联,几乎描画出了眼下正在播出的都市情感剧《月嫂先生》的情节梗概——海外学术新星沈心唯与职场精英那娜在布拉格相遇,两人一见面便意外不断,结下梁子。沈心唯回国后,发现自己的挚友恰是那娜闺蜜的未婚夫。此时,那娜也在遭到男友背叛后发现自己已



▲《月嫂先生》剧照

然有孕。为了稳住嫁女心切的母亲,那娜与沈心唯协议假结婚。两人彼此扶持,克服了失业、前任纠葛等难题,最终冤家变情人。面对这样一部小高潮全在意料中的电视剧,有观众直言“套路太重,略显乏味”。而这些套路,我们在之前播出的《恋爱先生》《美好生活》等都市剧中似乎也都能找到痕迹。

俗话说“无巧不成书”。套路本身并没错,只是,如果套路成了电视剧创作者最大的追求,高密度的堆砌难免舍本逐末,失去都市剧最重要的生活质地与细腻感。以《月嫂先生》为例,剧中大量似曾相识的套路式的巧合、冲突,恰恰稀释了剧情的可信度。

都市剧缘何套路成灾?是戏剧冲突有限,还是创作思维惰性?这一现象与急功近利的市场氛围有关。一方面,投资方不愿意花三四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精致打磨的原创剧本,模式化生产便成了创作捷径;另一方面,常用套路往往出自成功的影视作品,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证,投资方更愿

意为这些有受众数据支撑的桥段埋单。《我的前半生》的导演沈严曾经透露,近年,不少合作伙伴会直接点名某部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,明确表示要以此为参考,制作同款。也就是说,复制成功模式是市场的本能。然而,简单的套路堆砌圆得了故事,未必容得下生活的细腻感与复杂性,如此往复,断送的是成为优秀之作的可能,透支的是观众对某个电视剧类型的好感度。

如今难觅踪影的婆媳题材电视剧便是典型的例子。前些年,因为《双面胶》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等几部成功之作的出现,荧屏曾掀起一股“婆媳剧”热潮。但由于大量后来者对雷同剧情的反复翻炒,这一类型逐渐失去了市场认可度。实践证明,真正成功的作品,往往都是创作者在市场大环境下保持独立艺术判断、有独特创意的产物。一味跟风,复制成功套路,或许能让投资者短期内轻松获得利益,但长此以往,观众不会永远买账,最终被“套”住的只能是盲目跟风者。

□钟倩